



為了選舉上海小姐事，蘇北難民救濟會昨天特地招待新聞界及各組候選人，據說越劇組的袁雪芬小姐曾當場表示不擬參加，原因為了“人言可畏”云云。猜想起來，當時場中空氣一定相當緊張，這，我們從吳開先先生的接下去的發言就可明瞭了。吳先生說，人言司畏應該改為人言可愛。

我們無從知道袁小姐的話何所指，不過仔細想來一定嚴重，記得當初電影明星阮玲玉臨死前，也曾說過“人言可畏”這句話。老實說，一個有正義有人格而凜於他的責任之神聖和重大的新聞工作者，他發言一定慎重，發言也一定負責的。至於捕風捉影，造謠生事，那不能當作立言的言看的。因此，根據客觀事實的報道或論評，它是有它的力量的，說它可畏亦無不可

今日社會，任何一件事總難免沒有閒言閒語，人們心理陷入無信仰階段，而對一切現象又愛從壞處着想，愛看反面文章，愛聽鬼話，愛知道私密或陰私，如果沒有勇氣面對這股大逆流，捨隨波浮沉外，又有什麼路可走。以上海水姐選舉事為例，誰勇敢，誰懦弱，誰在旁邊說風涼話，一清二楚。在這里，使人感覺到袁雪芬小姐畢竟還天真，有許多自命為婦女界先鋒，自命為熱心社會公益的人士，請問她們在什麼地方，為何不出來？

子路聞過則喜，吳開先先生的“人言可愛”確具哲理，流行的說法，當為接受批判，實行自我檢討了。一個人倘真能覺得人言可愛，這人最低限度是謙虛有涵義，能尊重別人的意見。自然，可愛是一回事，它不過表示個人對於對方的一種態度，或者一種心理上的反映狀態，而接受採納與否那又是一回事，因為這便要牽涉到對於人言的判斷估價等等的問題了。

在做人的道理上，我們應該奉行“人言可愛”，不管對方動機目的如何，也不管是毀是譽，他總是在關切自己，對於關切自己的人，豈不應以好禮貌待之乎？

從榮案想到：
二十年來上海綁案

征凡



榮案主犯駱文慶·袁仲杼等八名，終於由警備司令部執行槍決了。

榮德生的被綁是勝利後上海第一次轟動社會的大綁票案，以五十萬美金贖綁。結果由第一綏靖區司令部第二處長毛森偵獲。其案情的曲折離奇，已散見於各報。由榮案令人連帶地想起上海從前發生的幾次鉅大綁案來。

最早是上海富商朱葆三的女婿魏廷榮的被綁，其次是時報主人黃伯惠的被綁，都是盛傳於街頭巷尾，作為撩天好資料。

再後來就是光華大學校長張壽□氏的公子在大西路被綁的新聞了。張氏是時正任財政部次長，照理私行贖票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張氏愛子心切，終於用鉅款贖出。因此那時的報上登載得隱隱約約，但也不無蛛絲馬跡可尋。

前十五年左右，曾有一時期綁架之風大盛，稍有資產者都不敢獨自出外。據□有某氏在馬路上散步時，突有綁匪持他威脅隨行。走到南京路日昇樓口，某氏忽然情急智生，當街脫褲小便，被巡捕干涉，扭到巡捕房去，却因此而脫險。

民國二十九年，成為孤島的上海，幾成一恐怖的世界。綁架案件，層出不窮。著名的□十一月間電影明星阮玲玉之夫粵人唐季珊在跑馬廳公寓前的被綁，和偽方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”趙叔雍兒子趙典堯的被綁。趙逆之子的被綁，曾勒索二百萬元，後被租界警局會同日憲偵獲，兇犯竟是當時的偽“滬西自衛團”的“團長”。

民國三十年的綁案中，如滬江製銅廠經理金華亭的被綁（此金華亭非已故名記者金華亭，）鹽業銀行董事張伯駒的被綁，都算是其中的“大焉者”。最受人注意的，是立法委員羅運炎在滬西極司斐而路寓所被敵軍所架。羅氏在戰後息影滬上，熱心教育事業。綁他的目的在脅迫羅氏發表“和平”文告，以資號召，日軍行為卑鄙無恥的一斑，令人髮指！

最近繼榮案後，又有福建糖商薛劍秋的綁案，於十四小時內即告破獲，兇犯章裕燦自稱曾任“浙東游擊司令”。這次綁架，交款約在警察局，肉票竟藏在市政府，真是膽大包天，可謂“前無古人”，別開生面！（征—